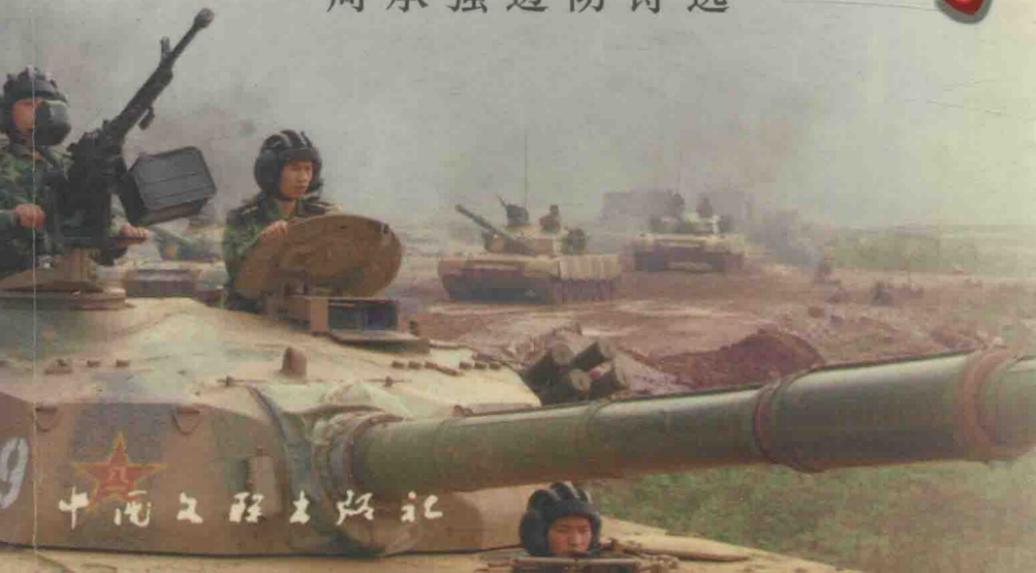


周承强
◆ 著

宁静时刻

— 周承强边防诗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周承强
◆ 著

宁静时刻

— 周承强边防诗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宁静时刻/周承强著-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8

ISBN 7-5059-4387-1

I.宁… II.周… III.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1899 号

书 名: 宁静时刻

作 者: 周承强

责任编辑: 尚 佳

设计校对: 袁可枝

插 图: 周一方

摄 影: 凌耀南 袁可枝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mm 1/32K

字 数: 230 千

印 张: 10 印张

印 数: 3000-3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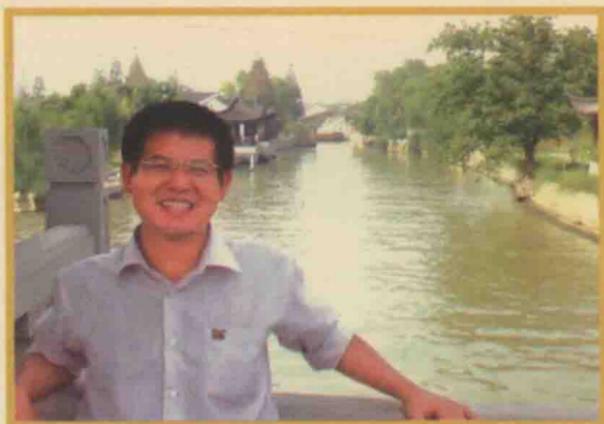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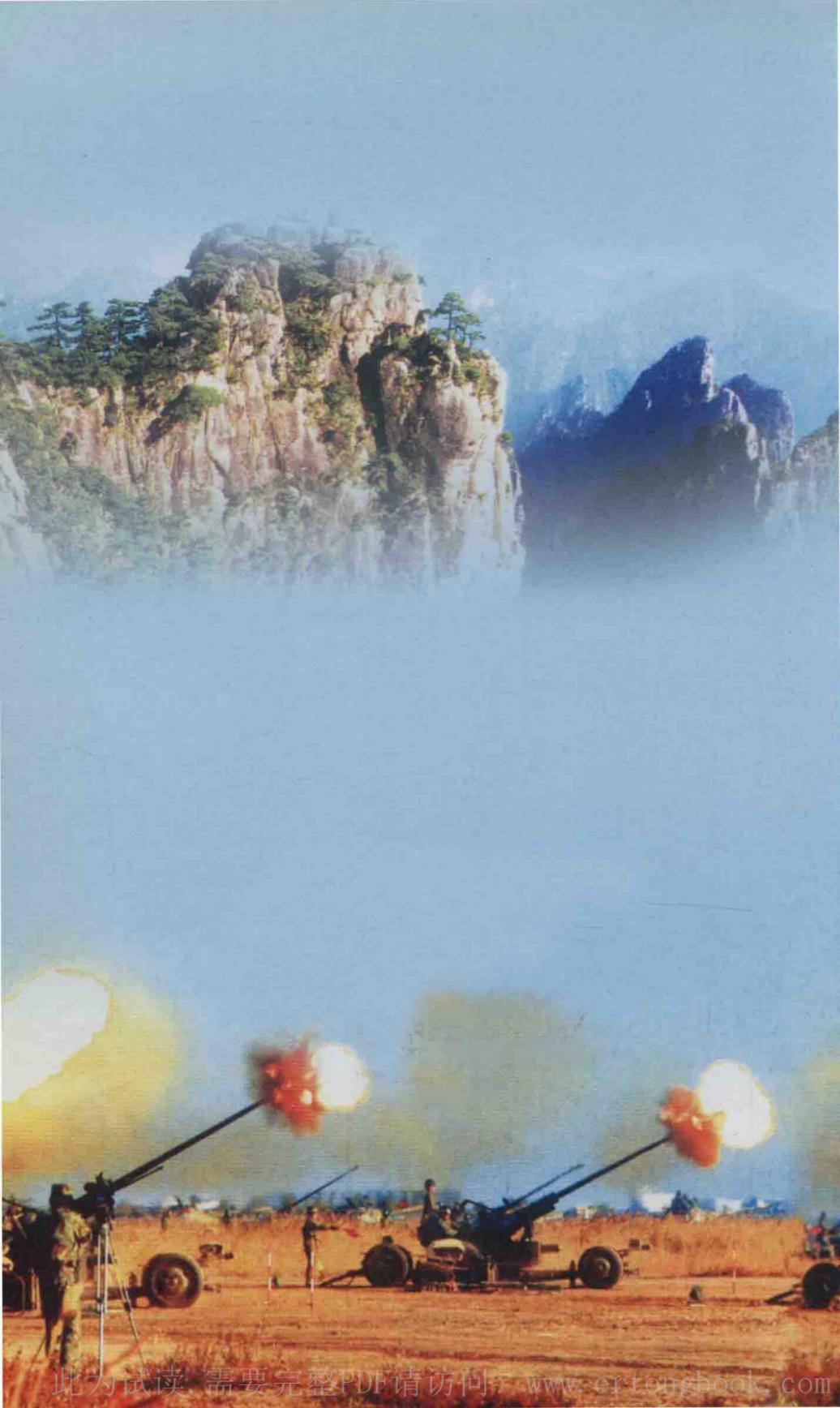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5059-4387-1/I.3415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周承强，文革中期出生于湖北省赤壁市，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历任战士、报道员、学员、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副教导员、《解放军报》记者、宣传干事、政治处副主任等职。业余主持《剑麻诗刊》、《剑麻文学论坛》([Http://my.ziqu.com/bbs/665037](http://my.ziqu.com/bbs/665037))和《银松文学论坛》([Http://xz.netsh.com/eden/bbs/791399](http://xz.netsh.com/eden/bbs/791399))。1988年1月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在《人民文学》、《诗刊》、《解放军文艺》、《星星诗刊》、《绿风诗刊》、《诗林》、《诗歌月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文学作品若干，已出版诗集3部，小说集1部。曾获《南京日报》正方杯诗赛一等奖，并被《都市作家报》评为2002-2003年“全国十佳诗人”，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在真诚和人性之间崛起的边防诗歌

——从军旅诗人周承强的作品看军旅诗歌的新变化

蒋登科 熊 辉

军旅诗歌凭借其观照对象的独特性以及自身艺术建构的成熟得到了诗歌界的广泛认同。作为军旅诗歌中不可或缺的一支，边防诗歌以戍边战士的生活情感为主要表现内容，以边地寂静闭塞的自然环境为情思的主要载体，从而在审美视角和表现方法等方面与一般军旅诗歌拉开了距离，显示出自己独到的诗歌理念和精神意韵。而进入到21世纪，由于时代语境的改变，当前的边防诗歌与之前的同类诗歌相比又具备了一些新的特质，通过对周承强作品的解读，我们可以更加感性地领略到当下边防诗歌由于情感的真诚和视角的人性而重新崛起于诗坛。

边防诗歌有着久远的传统。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出现了反映战争和征军的作品，^[1]表明边防诗的雏形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三国时期《白马篇》（曹植）和《代出自蓟北门行》（鲍照）等诗篇则是文人创作边防诗歌（亦称“边塞诗”）的开始，这种题材的诗歌在唐代迎来了它的鼎盛期：“盛唐以前边塞诗数量不多，质量不高。到盛唐，随着开疆拓土、军威四震，边塞军功成为一大出路向文士开放，边塞诗便大量产生，在内容和艺术上也为前人不可企及。”^[2]中国人强烈的爱



国意识和对祖国领土完整的保护意识使边防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诗歌品种得以延续至今。纵观各时期的边防诗歌，我们会发现其在表现内容上有明显的趋同性，边塞战争造成的疾苦、兵士保卫祖国的豪情、对平凡生活的渴慕、浓烈的思乡和念友之情等是其永恒的主题。当然，边防生活不仅仅只是战争之累和思念之苦，边地绮丽的风土和纯朴的人情也可能勾起诗人对自然美的崇敬和欣赏，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边防诗歌获得了其独特的品质。任何文学艺术都不可能抵抗来自时代和地域的影响，历代边防诗歌在具备共性的基础上又会在其线性的发展历史中呈现出阶段性特质，比如当前的边防诗歌与上世纪后半叶相比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在继承边防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当前的边防诗歌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内敛和注重个体的生命体验，诗人通过对具体边防生活的表现而由衷地抒发了军人平凡但真实的情感，在弃绝了空洞地图解“中心”和主流意识的同时体现出军人更加诚挚的爱国情怀，这使当前的边防诗歌显示出朴素而真实的人文关怀。作为一名戍守桂西边陲多年的战士，周承强对边防生活的体验和对边防战士情感的理解得体而深刻，读者可以通过他的作品窥见当前边防诗歌的一些新变化。和平时期它更加坚守艺术的真谛，审美视觉更加新鲜理性，注重艺术内涵、生活现场感和人性的自然美，表现在观念和意识上更加开放前卫。

首先，当前的边防诗歌更加注重体验的真实性和表达方式的非模式化。军旅诗歌在上世纪50~70年代形成的“战歌”和“颂歌”传统“非常巧合地为此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当代新诗的整体格局作出了一次暗示和概括”，^[3] 军旅诗歌一度因为对主



流思想和政治意识的诠释而占据了诗坛的中心地位，成为新诗题材选择和情感抒发的典型模式。这是对五四新诗传统的背离，胡适翻译创作了大量爱情诗，刘大白将“平民”写进了诗中，郭沫若极力张扬生命和自我意识等等，说明了五四新诗表达的是诗人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感。建国以后，新诗创作的确在“范式”上发生了明显的转型，“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是一个标志，预示了即将拉开帷幕的中国新文学新阶段将由来自解放区战争实践的文艺传统为基础”，^[4]这不但肯定了军旅诗歌在建国道路上的积极意义，而且规划了建国后新诗创作要以“战争实践”的诗歌为模式。将战争和新社会作为诗歌创作的题材和歌颂对象本无可厚非，而且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问题的关键在于，诗人如果以此为准绳和唯一的创作模式就会牺牲诗歌的丰富性，就会抹杀诗歌特有的“内视点”^[5]文学特征。“由于高度政治化的诗歌理念的框定”，^[6]诗歌作为最富心灵性的文体便因此失去了生命个体的真实感受。军旅诗歌要走出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空洞无力的“唱”和“颂”的创作路子还有待诗人的努力。但随着时代语境的转变，部队思想意识的解放，当前的军旅诗歌（包括边防诗歌）已经出现了很多可喜的变化。以长期戍守在桂西边境高地的边防诗人周承强的创作实绩来说，其作品明显地标示出军旅诗歌的“70年后写作”特质，即他的作品抛弃了苍白的说教而回归心灵的感动，抛弃了“众口一词”的社会情感而回归个人真实的生命体验，在表达方式上更加独特且富有艺术性，从而使自己的边防诗歌获得了较高的诗歌隶属度和较强的艺术感。先前的许多边防诗歌站在积极的立场上抒发战



士对“哨所”的热爱，但周承强的部分作品却表现了边防生活的艰苦，比如《一个人的哨所》、《电视机是一种摆设》等；先前的许多边防诗歌表现了边防战士安心守卫边疆而无怨无悔的爱国热忱，但周承强的许多作品却为我们呈现了边防战士心中的顾虑和不安情绪，比如《探家》、《怀念一位战友》、《凝视一位双目失明的士兵》和《待业》等。当然，周承强表现边防生活的艰辛和战士的焦躁情绪并不是要表达边防战士爱国之心和爱岗之情的削减，而是要真诚地表达边防战士的真情实感，将战士还原成真正意义上的“人”。如今的边防战士依然明白“有国才有家”的道理，一首《我站立的地方叫哨位》就将战士们站岗放哨时一丝不苟的态度表现得恰到好处：“时间在呼吸中轻轻划过/一丝不苟的站姿/使安全变得真实可信”。品读周承强的边防诗歌，读者的心灵深处一定会由衷地升起久违的感动，因为诗歌对边防生活的真实写照，对戍边战士情感的真实表达，这样的诗歌才具有浓厚的“边防”色彩。

其次，当前的边防诗歌在对普通战士生活和情感的观照中显示出真诚的人文关怀。受解放区战争文艺思想的影响，当代的军旅诗歌包括边防诗歌常常以政治口号、领导意识为出发点，歌颂“高”、“大”、“全”的首长和士兵形象，从而扼杀了作为普通生命个体的战士的思想感情，导致诗歌人文关怀的缺失。“有些人用自己的诗文图解政治口号，并按领导人的学术见解和欣赏趣味写作”，“从独立意识向从属观念转化”。^[7]鲁迅认为如果创作时有“先在”的表现对象或主题，那文章就不会有价值：“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



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⑧因此，文学作品，尤其诗歌应该摆脱规定的表现对象，诗人只有从自己的情感体验和生活经验出发，才会创作出令人感动的作品。虽然军旅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历了思想解放潮流、市场经济潮流和个人化潮流的冲击，但“颂扬”的写作模式依然盘踞在军旅诗歌的创作实践中。由此看来，周承强的作品无疑是军旅诗歌中的亮点，他将自己的诗歌视域锁定在“边防”，以普通士兵的情感忧欢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我们很难从他的诗歌中找出空洞地歌颂首长的诗篇，排长、连长在他的诗歌中是有血有肉的“人”的形象，他们关心战士，热爱祖国，但他们也有普通人的烦恼和欲望，《来自上海的连长家属》一诗尽管表现了连长妻子的牺牲精神，但同时也写出了连长希望安置家属的愿望。周承强用他的诗行来表现边防哨所士兵“看见汉月如钩”（《绿化开遍青铜时光》）时涌起的孤独寂寞；表现老兵“带老了一批批新兵/直到当年的小兵做了/自己上司”（《志愿兵素描》）时依旧憨厚的笑容；表现扫雷兵在闻讯“弟弟的招工指标被别人悄悄挤掉/舅舅挨打的冤案又被法院拖了一年/跛腿的姐夫再度下岗/妈妈总是捂着腰部唉声叹气”（《趟进旧日雷场》）时的无奈；《怀念一位战友》表现了因公牺牲的士兵的父亲在艰难的生活处境中连领回儿子骨灰安葬的花销都难以支付；《待业》表现士兵转业后长久待业的困苦等等，诗人“向下”的诗歌写作姿态不仅使他的作品获得了真实的情感，而且还洋溢着浓厚的人文关怀气息。这样的作品才是诗，才是表现普通战士真情实感的边防诗。

唯美主义认为“作家应该是‘无功利的’，应该超出纯粹



‘实践的’水平，从而达到对思想进行更高层次的关照。”^[9]诗歌创作的目的是出发点应该只是诗歌本身，如果诗人的创作怀有功利性目的，那作品的艺术性一定会受到折损。现代边防诗歌其实就应该表现边防军人的苦乐年华，作为一名边防诗人，周承强写诗的原动力来自戍边生活本身对他心灵的触动，先是边防哨所的寂静冷清，然后是想家的绵长思绪，还有那些在戍边时受残或牺牲的战友以及为了祖国边防稳固而付出代价的军属。周承强被亲历的边防生活感动着，他并不想通过自己的写作来使外界对边防战士产生崇敬之情或同情之心，也无意于通过表现军人和亲属的艰苦生活来披露现实的不足，他想做的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感动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使周承强的诗歌获得了自己的特色，他的诗没有古时边塞诗“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哀怨，没有“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急促，也没有“鸿雁哀鸣飞不度、黄云戍卒几时归”的惆怅；也不像当前部分边防诗歌那样一味高歌边防建设成就和战士们以岗为家的报国热情，他的诗思完全来自一个战士真实的边防生活体验和一个普通人的真实生活欲求。读完周承强的诗，我们的脑海里始终有桂西边陲的“石头”、“椰林”、“崎岖山路”在重复闪现，“志愿兵”、“军嫂”、“老兵”等是存留在我们阅读印象中最清晰的身影。周承强关心边防战士未来的生活，在《也许这就叫牺牲》和《待业》等诗篇中，诗人对战士的未来生活表现出的焦虑使他的诗歌体现出先前军旅诗歌难得的人文气息。在远离都市的繁华和父母亲情的戍边生活中，周承强的诗歌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了战士的敬业精神，还让我们读到了战士心中的无奈：几



年一次的探家还得“找老乡借半年津贴”才能成行；“母亲”病逝后也见不上一面的情感之痛等。想念家乡的老父母，思念儿时的伙伴或心上人是边防战士永恒的情感主题，周承强的边防诗也对此进行了真实的观照，不过，他表现得最多的还是人迹罕至的边地带给战士的寂寞和孤独之情，这类诗占据了周承强作品的重要份额，试以下面这节诗为例来凸现边防生活的枯燥冷清：

白云扔下的山峦
 听不见野马的蹄音
 给养车碾起的尘雾
 长时间不被丛林人迹复制
 生活有时候就是一种可怕的重复
 闪来晃去都是哨所老面孔

——《渴望遇见一位陌生人》

周承强的诗歌始终给人以亲临偏远边地的现场感，让读者在感性的层面上顺利地读懂了战士的心声和情感，自然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崇高和博大。诗人的写作视角较一般的边防诗歌而言更加内敛，他常常将在边防生活中萌生的情思上升到普遍意义上的情感经验，并且跨越了地域的局限，从而抒发了一个普通人的真实情感。实在、贴切、真诚和人性是周承强边防诗歌给读者尤其是军人读者留下的深刻印象，也是他诗歌创作一贯坚持的艺术风格。

诗歌除了诗意和境界外，还应该注重形式艺术的建设。“一般来说，要有庄重和恰当的风格，制造者和诗人必须依



照主题的性质，即是说，如果题材是崇高的和高尚的，那么，风格也必须如此，如果题材平庸，那么风格也是平庸的，如果题材卑贱，那么风格也必须相应地卑贱：反其道而用之，用高贵的风格描写平庸的题材，或卑贱的或低级的风格描写高尚的题材，就完全亵渎了诗歌，表明他们本身没有任何艺术技巧，也没有在乎庄重，而这正是一切作家的主要价值。”^[10]由此而论，周承强边防诗歌情感的真实性和观照对象的人文化为其诗歌艺术风格的提升创造了条件。几年前，有评论文章这样写到：“周承强在诗歌的道路上取得了进步，但他的诗歌艺术特色还有提升的空间和可能，像他这样有才气有志向的青年诗人，我们有必要对他的艺术风格提出苛刻的要求，以期读到他更多的优秀作品。”^[11]如今，诗人的诗歌在艺术上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说他的作品代表了当前边防诗歌的整体实力也不为过。周承强的诗歌在艺术上最大的特点是他擅长于以边防哨所的自然意象来寄托边防战士的情思，那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诗作，比如《营区边的一条河流》、《喊山的意蕴》等，都以意境的生动而让读者领略了边防生活的特殊意味。有时候，根据诗中出现的几个意象，读者可以在思绪中很快勾勒出一幅幅联动而形象的边地图景。比如《阔叶遮住的军车》一诗中，阔叶层层遮住的“山峰”、被车碾得“滚落一坡的石头”、“雨雾”、“雄鹰”、“深谷浮云”、“偶尔吐出的鸽哨”和“满山坡的杜鹃花”等意象不仅勾画出了桂西边防线上美丽恬淡的自然之景，而且还使读者感受到了边防战士的孤寂之情。在“口语写作”盛行的当下诗坛中，周承强坚守着自己的创作风格，用清新自然的语言传达浓烈的诗意，这在客观上消解了读者的



阅读障碍，使读者很快进入诗人创设的诗歌世界并领会到了诗歌的真挚情感和深厚内涵。周承强诗歌语言风格的清新自然使其作品在艺术的向度上超出了所谓的“口语写作”，倘若能够用平常的语言表达出不平常的诗意，那诗歌的艺术性和诗人的创造力不就更加突出吗？在诗歌形式的排列上，周承强的作品实践了闻一多所谓的“建筑美”，他的诗歌大体做到了每节有相同的诗行，每行的字数也尽可能地做到了均齐，我们很难从他的作品中找出诗行长短不一、参差不齐的例子来，这些表明了诗人在创作时充分考虑到了诗歌的形式因素。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不断有人对诗体建设提出看法，上世纪30年代，闻一多主张格律诗体，讲求形式的均齐；50年代，何其芳也倡导格律诗体，注重有规律的押韵或顿；其后，中国新诗诗体建设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事实上，诗歌作为一种形式艺术，每一个诗人都有责任和能力为它的创格努力，诗的音乐性和“建筑美”始终是诗之为诗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戴着镣铐跳舞”不是对诗人情感表达的限制，而是诗人创作能力和诗歌素养的体现。因此，在未来的创作道路上，希望周承强能够在诗的形式艺术上有所改进，以使其作品的诗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在诗歌边缘化的时代，作为一个与社会相对隔膜的军人，周承强边防诗歌的创作实绩不仅成为当前军旅诗歌的有力支柱，而且也成为了全国诗坛的亮点。当前的边防诗歌尽管实现了感情的真诚和视角的人性化，但这类诗歌的写作势力还比较单薄，希望有更多的诗人、战士和读者能够在滚滚的物质红尘中对边防诗歌多一份关注，以推动军旅诗歌的蓬勃发展。



(蒋登科,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 教授, 文学博士, 著名评论家,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研究; 熊辉,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讲师,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著名青年评论家,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研究。)

注 释:

[1] 比如《诗经》中的《秦风·无衣》、《小雅·采薇》, 汉乐府诗中的《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作品便是以战争和战争生活为表现对象的作品。

[2] 周啸天:《略论明代的边防诗》, 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年第 1 期。

[3] 朱向前:《铁板铜琶唱大风——军旅诗歌五十年略述》, 载《解放军报》1999 年 10 月 8 日。

[4]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7 页。

[5] 吕进先生在谈抒情诗的审美视点时说:“所谓审美视点, 就是诗人和现实的美学关系。……抒情诗是内视点文学。内视点就是心灵视点, 精神视点。内视点决定一首作品对抒情诗的隶属度。”参见《中国现代诗学》, 吕进著, 重庆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0 页。

[6] 同 [3]。

[7] 吴中杰:《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261 页。

[8]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 载《鲁迅选集》(上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242 页。

[9] [英] 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 刘象愚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501 页。

[10] [英] 乔治·普顿汉姆:《英国诗歌艺术》, 载《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 拉曼·塞尔登著, 刘象愚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29-330 页。

[11] 熊辉:《涂抹着橄榄绿的边地情思——读军旅诗人周承强的诗集〈背对月光旅行〉》, 载《当代文坛》2003 年第 3 期。



本书作者周承强是近年来十分活跃的青年诗人，其作品注重艺术内涵、生活现场感和人性的自然美，表现在观念和意识上更加开放前卫，有一种内在的骨力和生命的温度，深受读者好评。本书收录了他的130多首边防题材诗作，多数均在军内外报刊发表或获奖。书中还辑录了有关诗人、评论家的10多篇评论，以加深读者对周承强诗作的了解。诗人评论家称赞这些作品内涵丰富，意境幽远，情感真切，耐人寻味，表述了作者在艺术逻辑之下对人生世相和边关军旅生活的独特理解。他的军旅诗没有落入通常军旅文学所营造的高昂窠臼，而是更多地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把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作为一种衬托，把对生活的感觉和人性的关怀放在了前景。读后能感受一种崇高之美；感受一种广袤的视野和博爱的情怀；感受一种心灵的启迪和艺术的享受。

购书热线：13710371039 020-87165336

作者邮箱：zhouchq168@yahoo.com.cn

zhouchq168@163.com